



屠隆画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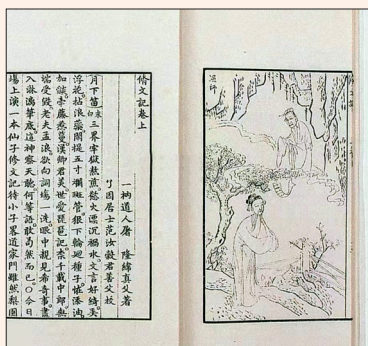


汤显祖画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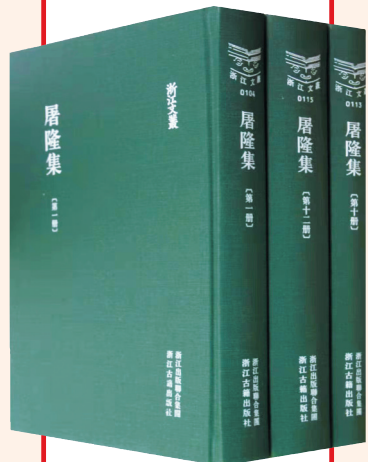
屠隆 与 汤显祖

梨园映双峰 同声乃相应

孙仰芳/文



屠隆《修文记》刻本



《屠隆集》



屠隆《行书七律诗轴》
(扇面)



青春版《牡丹亭》
(苏州昆剧院演出)

诗为证：“松阴雪月向来清，堂上横琴迸一声。待御梅花天欲晓，却教孤角放人行。”屠隆到遂昌拜访汤显祖的讯息传到了松阳，周宗邵星夜赶到，他们三人有共同爱好，即看戏听曲。周宗邵为了屠隆的到来，特意拨琴助兴，屠隆好不开心。自此以后，屠隆与汤显祖常从遂昌去松阳，听周宗邵抚琴，直至东方欲晓。屠隆是个性情中人，他与汤显祖、周宗邵这两位好友，时而踏青放歌，时而浅酌低吟，时而抚琴引吭。尤其是酒兴来时，屠隆竟边唱边做动作，俨然化身戏子，时时引起另外两人的开怀大笑，着实快乐极了！这是他一生中最高兴的一段时光。

更需要记叙的是，屠隆在遂昌期间，与汤显祖还共同批阅词曲，尤其是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。对于屠隆来说，《西厢记》特别具有亲近感。据传屠隆11岁那年，就在塾师沈明臣面前，拿起王实甫撰写的《西厢记》阅校，还斗胆注释。这一校注延续了50年，直到屠隆晚年才完成他的校注本《新刊合并王实甫西厢记》。为此，沈明臣早对他这个年少气盛的学生有

一句评价，称“倚楼思君读书处，读书蚤已破三坟”。

屠隆为什么喜欢《西厢记》？其实是出自“情性”二字。屠隆在他的文稿《鸿苞·诗文》里说：“苟不本之性情，而欲强作假设，如楚学齐语，燕操南音，梵作华音，鸦为鹤鸣，其何能肖乎……古人所以藏之名山，副在京师，金玉玉篋，日月光者，非其文传，其性情传也。”这最后一句，道出了“情性”是世上一切文章的精髓。

屠隆与汤显祖灯下共同研读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，两人看到精妙绝伦之处，拍案叫好，各抒胸臆，并一致认定《西厢记》的精华是“情性”，认为《西厢记》妙在一个“情”字，因此认识到当时封建社会“情”被“理”捆绑的残酷现实。

高层次的“过招”思谈，促成了汤显祖思想的飞跃，使他萌发了后来创作《牡丹亭》的激情。怪不得在《牡丹亭》里，汤显祖写了杜丽娘和柳梦梅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，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”的爱情故事，这其中也有屠隆的一份功劳，从而给千秋万代留下一部旷世之作。

梨园映双峰

屠隆一生留下了三部剧作，除了上面提及的《彩毫记》，其余两部分分别是《修文记》与《昙花记》，史料上统称为《凤仪阁乐府三种》。汤显祖则以《玉茗堂四梦》著称于世，即《牡丹亭》《紫钗记》《邯郸记》与《南柯记》。尤其是《牡丹亭》(又名《还魂记》)一剧，至今仍有许多剧团在轮番上演，涉及国内大多数地方剧种。可在400多年前的明万历年间，戏台上演出最热闹的还是屠隆写的三部剧作。

《彩毫记》讲的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故事，剧本从李白受诏入长安写起，李白豪饮街市，唐玄宗下旨叫他作新乐章。李白借酒醉之态，叫杨贵妃为他捧砚、高力士替他脱靴，一挥彩毫，写就《清平调》，名震长安。戏中的李白既是屠隆自身的投影，也是他追求的人生目标。

《修文记》是屠隆为爱女湘灵少年夭亡而撰写的追忆之作，也是他自我疗愈心头伤痛的一部传奇。在《修文记》里，屠隆感悟人生煎熬之惨烈，力图走出现实。剧中有一个人物叫颠和尚，他唱的一首千余字的《普劝歌》发人深省，这里不妨摘录几句：“……那为官的忒不好，吃了大俸禄不思报效，享了大爵位一味贪饕。只手儿把太阳蒙罩，双拳儿将星斗斗摇，尽民财似大虫儿吃了髓脑，害人命似癫头舔了尿泡。”这一段唱词，足可以与《红楼梦》里的《好了歌》相媲美。岂不知曹雪芹要在屠隆逝世百余年后才出生呢。

《昙花记》写的是唐朝命官木清泰的一段离奇经历。他在一次郊游途中，偶得僧人指点，顿悟人生，于是决意抛弃一切功名利禄，决绝官场，跟随僧人去周游天下。历时十年，上天入地，阅尽了人世种种幻想丑态，最后在昙花盛开之日飞向仙界。从表面看，这是一部修仙得道之作，但细细

一品，其实是屠隆借木清泰的离奇经历，来表现自己觑破“功名”二字、求得身心解放的一部杰作。此剧风格另类，首先是用骈体文谱写的，曲白华美，词文典雅，每一段都能歌咏一曲。另外，表演空间除了凡间俗世外，剧中人还要上天堂、下地狱，每一个场景都呈现出神奇的思想力。

《昙花记》一经问世，即令梨园弟子眼睛一亮，纷纷搬演不歇。每逢该剧演出，戏台下观者如堵，甚至连一些达官贵人也不肯错过，只能“斜阶看演”，可见当时受欢迎的程度。因此，《远山堂曲品》称屠隆之剧作“穷天罄地，出古人今，其中唾骂奸雄，直以消其块垒”。显然，这种评价是十分中肯的。

而汤显祖写了《牡丹亭》之后，声名鹊起，真不知赚了世上多少痴男怨女的眼泪。明代文人沈德符在《万历野获编》里说：“汤氏仍《牡丹亭》一出，家传户诵，几令《西厢》减价。”这绝不是虚言！

尽管如此，汤显祖依旧非常钦佩屠隆的才情，屠隆写戏主张“针线连络，血脉贯通”“不用隐僻学问，艰深字眼”，甚至编过整出戏无一曲，尽用宾白演出，“大行于世”。屠隆不但会写剧本，而且擅音律，还能粉墨登场，这当然得益于屠隆家里蓄有戏班，他舍得花重金聘请名角儿，自己还时不时地饰演戏中人物，从而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。而这，正是汤显祖所无法企及的。

之后，汤显祖的《玉茗堂文集》刊行，他特意邀请屠隆为自己的文集作序。序中，屠隆对汤显祖大加赞美，谓：“义仍才高学博，气猛思沉。材无所不搜，法无所不比。远播于寥廓，精入于毫芒。极才情之滔荡，而真于鸿裁；收古今之精英，而熔以独至。”而汤显祖也多次在他面前表示，自己的这部文集“非长卿莫可序”。

这一对戏曲巨匠，在明朝万历年间，双双登上了梨园戏台的巅峰。两人依旧惺惺相惜，同声相应，给后人留下了一段佳话。

荣衰身后名

400多年后，笔者有幸去了一趟遂昌。走在遂昌的街头巷尾，不时能听见《牡丹亭》的曲调，随处可见汤显祖留下的痕迹，比如，有地名叫汤公大道、牡丹亭路，还有汤显祖书吧、汤显祖邮局、汤公花园……其实，汤显祖在遂昌只当过短短5年县令，但赢得了遂昌百姓如此尊敬和爱戴。在汤显祖的家乡江西省抚州市，更是建起了规模宏大的汤显祖纪念馆，并连续举办汤显祖戏剧节暨国际戏剧交流月活动。汤显祖被被誉为“东方的莎士比亚”。

由此，笔者联想到出生于宁波的屠隆，江北岸“桃花渡”一带早已旧貌换新颜，寻不到半点屠氏人家的痕迹。就连屠隆居住了大半辈子的“鬼园”以及最后病逝的老屋遗址也无法辨认，留下的只是一块屠园巷的街牌。不过，数年前，国内文化界传出一条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——“天下第一奇书”《金瓶梅》的作者兰陵笑笑生，很有可能就是屠隆。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黄霖教授为此作了考据。

假如这些考据能够落实，那么，屠隆“咸鱼翻身”就指日可待了。



当代戏曲圈里，提到汤显祖与他的剧作《牡丹亭》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可问到屠隆是谁？他写过什么剧本？估计十有八九回答不出来了。其实，屠隆与汤显祖都是明代戏曲大师，都以剧作家身份出现在同一时代戏坛上。论当年影响力与知名度，屠隆的“粉丝群”还略胜汤显祖一筹，汤显祖也一直尊屠隆为梨园行的“带头大哥”。

明嘉靖二十一年(1542年)，屠隆出生在宁波江北岸一个叫桃花渡(即江北区人民路一带)的地方。父亲屠濬是一个贩椒米盐茶丝的商贾，旧时桃花渡是南来北往的货物聚集之地。但是，屠隆的志趣与其父不同，虽说从小长在营商家庭，喜爱的却是读书、写诗、听曲，拥有“落笔数千言立就”的惊人才华，被乡人赞誉为“异才天纵，横视古今”。《明史》中记载屠隆“诗文书画不经意，一挥数纸。尝戏命两人对案拈二题，各赋百韵，咄嗟之间二章并就。又与人对弈，口诵诗文，命人书之，书不逮诵也”。真可谓少年神童！

汤显祖籍江西省临川县云山镇，后迁居汤家山(今江西省抚州市)。明嘉靖二十九年(1550年)出生于书香门第，汤氏祖上数代均享有文名。曾祖父汤燾，嗜藏书、好作文；祖父汤懋昭，博览群书，善诗文，被学者推为“词坛名将”；父亲汤尚贤，是个知识渊博的儒士，为明嘉靖年间著名老庄学者。汤显祖从小聪明好学，年方弱冠，就已饱读四书五经，精通乐府律诗。督学赏其才华，将他补为生员。汤显祖14岁入县学，21岁中举，被众人赞誉为“童子诸生中，俊气万人一”。

400多年前，这两位相距两省之遙的青年才俊，是怎样相识结缘的呢？

仕途失意客

屠隆34岁才乡试中举，此时已是明万历四年(1576年)，次年跻身殿试，被赐予进士及第。在这之前，他赴考几次，都是名落孙山，异才天纵竟然几番被挡在了“八股文”门外，因此屠隆对封建社会这种考试制度产生了厌倦。直到年过三十，与“北江先生”杨梧之女结婚成家后，在岳父多次催促下，屠隆才勉强再度进入考场，谁知这次随便一考，反而轻易中举，踏上仕途。

屠隆与汤显祖的相识相知，首先是出自“神交”。

最初，屠隆还没有与汤显祖碰面时，就从官场上听到一则传闻，原来汤显祖的科举之路也并不顺利。万历五年(1577年)与万历八年(1580年)，汤显祖两次赴考均落榜，查其原因，固然不是才疏学浅，而是当朝宰相张居正暗中操纵的结果。当时，张居正的儿子正好也参加会试，取中进士早已内定，但张居正希望找几个真才实学的人作为陪衬，借此也好掩人耳目。四处打听之下，他得知最有名望的考生是汤显祖和沈懋学，于是曲意笼络。宰相之威势，再加以诱惑，沈懋学屈服了。而正直的汤显祖先后两次拒绝招揽，并讽刺说：“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。”汤显祖这种“硬骨头精神”得到了屠隆的赞赏，并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，自己一定要与他见上一面，共叙衷情，以一吐胸中郁闷之气。

但这一面相会，要等到数年之后。屠隆先被朝廷任为颖上知县，继又调任松江青浦当了县令。因屠隆在颖上、青浦两县为官时政绩赫赫，朝廷又擢升他为礼部仪制司主事，赴南京任职。此时已到了万历十年(1582年)，张居正衰老去世，这块压在汤显祖头顶上的大石头才被搬走，汤显祖也被赐为进士及第，进入仕途。屠隆这才与汤显祖同在南京城里聚首，因有“神交”在先，两人相见如故，没有一点陌生感。屠隆题诗一首《赠汤义仍进士》，诗云：“夫君操大雅，负气亦磅礴。风期窃相似，终惭玉与珉。”屠隆与汤显祖两人志趣相投，相

见恨晚，日夜敞胸畅谈，迅速结为知己好友。

谁知这样的好日子仅仅过了一年有余，屠隆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的命运突然发生了逆转，一夜之间从云端跌落到尘埃。

那一夜是万历十二年(1584年)农历九月初九。事情缘起于屠隆的一对“铁粉”，西宁侯宋世恩和夫人仰慕屠隆才情，几次想拜屠隆为师，总是遭到屠隆推辞。于是，西宁侯想出一个办法，趁过生日大摆酒宴之机，硬把屠隆拉到府上。酒过三巡，戏台上突然演起了《彩毫记》。《彩毫记》原本是屠隆在青浦当县令时写下的，也是他的心爱之作。谁知戏台上饰演李白的伶人，一见面坐着的是屠隆，竟然慌了神，紧张得连台步都不会走了。屠隆心中不快，借着酒兴，索性登上戏台，自己饰演李白，亮一亮嗓子唱了起来：“我是海上钓鳌客……昨日价酒杯来往逞风骚，把人儿爱惜如珍宝，顷刻里变浮云，顷刻里同蒿草，早晚破这相逢没下梢”(《彩毫记》里一段唱词)。由于临时顶角儿，上台前来不及喝水，屠隆的嗓子渐渐干涩起来。宋夫人一见此景，忙叫贴身丫鬓给屠隆送去一杯香茗，让他润喉。屠隆呷了一口来得正是时候的香茗，随着一个漂亮的亮相动作，向坐在雅座上的宋夫人投去感激的目光。

这番情景，偏偏被在座的一个名叫俞显卿的刑部主事看在眼里，就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疏，弹劾屠隆与宋世恩夫妇有“淫纵之状”。万历皇帝看到这份“爆料”，非常恼怒，当即免了屠隆的官职。

屠隆不得不削籍归乡。离开南京城时，汤显祖一直把好友送出城门外，除了安慰外，还特意写了一首诗，替屠隆鸣不平：“君门如水亦如市，直为风烟能满纸。长卿曾误宋东邻，晋叔泪怜周小史。自古飞觥说俊游，一言难道减风流？”

遂昌谈“情性”

屠隆返回故乡，桃花渡上的祖宅早被其父屠濬典卖了，屠家已迁居到城内屠园巷里。如今，屠园巷这个地名还在，但屠家是个什么模样已无从追了。幸亏他写过一篇名叫《鬼园》的文章，从中尚能略窥一斑：“韬光氏宅西有隙地如手掌大，土灰混浊，辟以为园，傍筑垣，下凿小池，窄而长，才一发。”可见鬼园十分窄小，想必屠家房屋也不会很大，只够供屠隆一家人歇身落户。

万历二十三年(1595年)，屠隆闲居故乡数年之后，忽一日收到汤显祖来信，邀请他去遂昌相会。此时，汤显祖也早已离开了南京城，在遂昌当了县令。史料中存有汤显祖亲笔撰写的《柬长卿》札，云：“弟洗竹林寺以待足下，竟成子虚。羊沟蟪谷，何得赤水之珠？吴人莫寒泉之子，穷而问所之，弟云，王大司马后，屠纬真家宜客。”这“纬

真”与“长卿”都是屠隆的字号，可见汤显祖期盼与屠隆相聚已不止一次。屠隆即日兴冲冲地赶往遂昌。

屠隆到达遂昌后，汤显祖欣喜有加，溢于诗文，其《松阳周明府乍闻南昌得纬真子，形神浮动，急书走迎之，喜作。明府最善琴理》云：“空谷逢人亦快哉，平昌一榻自仙才。即看山色排云起，似听泉声喜客来。折简到时朝骑发，倾筐迎处夜筵开。长卿大有闻琴兴，许傍琴堂更筑台。”屠隆也留下了《启明楼》《春日登尊经阁》等数篇诗文，其《启明楼》一诗中，有“汤君分符宰此城，遂昌更漏始分明”两句，可以看出屠隆与汤显祖重聚，两人心里是何等的兴奋啊！

这里还须提到另一位人物，就是遂昌邻县的松阳县令周宗邵。这周县令既是汤显祖的同僚，也是他的挚友，而且擅长弹琴，有《周长松琴堂晓发》一